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丁克家庭



刘倩 著

叛逆与追求

主 编：陆学艺

周伟文

变革中的中国家庭

「选择与自由是我们生活的原则」／快乐丁克／探究「丁克」／理解「丁克」／「丁克」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异

变 革 中 的 中 国 家 庭

主编：陆学艺
周伟文

叛逆与追求 丁克家庭

刘 倩 著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叛逆与追求——丁克家庭/刘倩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1

(变革中的中国家庭/陆学艺, 周伟文主编)

ISBN 7-202-03002-0

I. 叛... II. 刘... III. 家庭问题—研究—中国
IV. 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3978 号

丛 书 名 变革中的中国家庭

主 编 陆学艺 周伟文

书 名 叛逆与追求——丁克家庭

著 者 刘 倩

责任编辑 解京宁

美术编辑 吴书平

封面设计 宋丕胜

责任校对 丁 清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49500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2-03002-0/C · 67

定 价 11.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何谓“丁克”？	(1)
一、一个舶来的概念	(1)
二、一个本土的现象	(5)
三、一个前卫的话题	(8)
第二章 走近“丁克”	(14)
一、丁克一族：挑战传统	(14)
二、寻找浪漫的白领丽人	(16)
三、不想做爸爸的都市男人	(21)
四、追求自我实现：充实的丁克	(23)
五、为了爱情的纯美：浪漫的丁克	(27)
六、不愿让孩子来世间受苦：理智的丁克	(31)
七、有时也怅然：人生追求究竟为何？	(34)
八、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平等的丁克	(37)
九、独步于精神云端：“选择与自由是我生活的 原则”	(40)
十、尽情享受人生：快乐的丁克	(48)
第三章 探究“丁克”	(54)
一、文献综述	(54)
二、“丁克家庭”的社会构成	(57)
三、“丁克”的人生姿态	(59)
四、“丁克”的社会压力	(61)

五、“丁克”的自我认知	(64)
六、一项调查显示：年轻夫妇 11% 支持“丁克” ...	(68)
七、众说纷纭话“丁克”	(71)
第四章 求解：为何“丁克”？	(74)
一、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原因	(74)
二、关于人类生育现象的宏观人口学描述	(76)
三、人口经济学的解释：“孩子成本效用”论	(79)
四、社会人口学的解释：“财富流”理论	(82)
五、社会心理学的解释：“人类行为动机论”	(84)
六、女性主义的解释：除了生育，妇女还有其他 优先权	(89)
第五章 理解“丁克”	(93)
一、检阅婚姻：现代人从婚姻中追求什么？	(93)
二、审视爱情：生育对夫妻关系的影响	(97)
三、性之目的：为了生殖，还是享受快乐？	(104)
四、“1+1=3”的危机：“两人世界”的“第三 者”	(110)
五、面对“繁衍”这一人类核心问题：自私， 还是崇高？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	(116)
第六章 “丁克”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异	(122)
一、走向婚姻：恋爱—同居—结婚，青春 浪漫三步曲	(122)
二、走出婚姻，签约爱情：“有爱情就会永远在 一起”	(126)
三、独自看风景：走出家庭的“单身贵族”	(131)
四、性观念的变异：违背生殖目的的性实践	(136)
五、改写家庭：生育的选择权	(142)

第七章 丁克家庭：生育文化的革命·····	(149)
一、并非遥远的记忆：不同时空里的故事·····	(149)
二、生育文化的衍变：由家庭本位到个人 本位·····	(170)
三、中西方性文化的差异：社会道德与行为 规范·····	(180)
四、村社文化与都市文化：两种生育态度·····	(190)
五、中国生育观念中的“文化滞后”现象·····	(199)
六、“丁克家庭”的革命性意义：选择与自由 ·····	(209)

第一章 引论：何谓“丁克”？

一、一个舶来的概念

“丁克”是英文缩写“DINK”译音，全写为 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直译的意思是“双收入、无子女”。丁克家庭（DINK）完整的概念含义应当是：夫妇双方有收入、有生育能力，但不要孩子、浪漫自由、享受人生的一种新型家庭。丁克家庭最早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于欧美国家，直接的原因是自愿不育者人数增多。

在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各国总和生育率猛烈下降，成为人口走向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一趋势首先于 60 年代初出现于北美。大约 5 年之后，也就是 1964 年至 1965 年前后，几乎遍及所有西欧国家。例如，1964 年至 1975 年，原西德每个妇女生育孩子数从 2.5 降至 1.4；英格兰和威尔士则从 2.9 降至 1.8。在北美，这一下降趋势更加明显。北美有生育率较高的传统，因而下降率也更明显。1960 年至 1974 年间，加拿大的总和生育率指数从 3.9 降至 1.9，而美国在 1960 年至 1975 年之间则从 3.7 降至 1.8。

发达国家的低生育型表现为每个家庭的平均子女数相对少些。1981 年一项对全欧各国人们价值观念的调查表明，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2.52 个。这

个数字同他们实际所拥有的子女平均数 2.5 个相差无几。其中只有法国是子女的实际数与理想数恰好相等的国家。在其他一些国家，实际的生育率还要低于理想的子女数。据统计，美国的户均人口数经历过一个急剧下降的过程：1790 年户均 5.4 人；1900 年 4.2 人；1940 年 3.3 人；到 1982 年，每户平均人数降至 2.7 人，比 18 世纪末期平均每户减少了 2.7 人，整整减少了一半。造成这一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生育趋势的扩大。

有迹象表明，不生育的趋势正在西方各国扩展。例如，美国成立了一些诸如“全国自愿不育者协会”之类的组织。欧洲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组织和机构。这类机构的目的主要在于维护那些选择了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夫妇们的权利，同生育的宣传展开斗争。除此之外，它们还在精神上支持那些不生育的女性，让她们相信不生孩子的选择并不可怕。因为即使在西方，也有许多人不能接受自愿不育的选择，认为这种选择是缺少母性的表现，而完美的女性角色是不可以没有母性在内的。这种看法给一些不生育的女性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坚决地选择了不育的生活方式。据说在法国，每 10 个家庭中就有 9 家不想要孩子。另据统计，在原西德的大约 22403000 个家庭当中，无子女户占 50.9%。其余的 10915000 户当中，一个孩子的占 45.7%，两个孩子的占 34.4%，三个孩子的占 13.1%，四个以上孩子的只占 6.8%。

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在 1960 年，美国 30 岁以下的已婚女性中，没生过孩子的占 20%。这个比例到 1978 年已经上升到 32%。在 15 年内增长了 60%。在 1981 年，美国有 7% 的年龄在 35 岁至 54 岁之间的已婚妇女没有孩子。在 25 岁

至 34 岁的已婚妇女中这个数字达到 19.3%，在 18 岁至 24 岁的已婚妇女中，则达到 41.7%。据统计，在所有 18 岁到 24 岁的妇女中，有高达 11% 的人希望终生不要孩子。另据统计，在美国 25 岁至 29 岁的已婚夫妇中，不育概率为 14%；30 岁至 34 岁为 23%；35 岁以后为 40%。一些小规模的调查也表明了发达国家中人的这种选择。英国一项以 1232 名女性为对象的调查发现，64% 的人表示她们已经决定终身不要孩子。

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

另据威尔克的调查，在 70 年代的美国，自愿不育呈上升趋势。1967 年，18 至 34 岁的妇女中有 3% 的人自愿不育，到 1980 年，这个年龄组中的自愿不育者，已婚女性中有 6%，全部女性中有 11%。派克等人对 1965 年至 1970 年间自愿不育现象的变化模式的研究得到下列结果：在较为保守的大学中，自愿不育者从 1965 年的“无”增长为 6%；在较为激进的大学中，这一比例在 1965 年为 10%，1970 年增长为 18%。波尔研究了人们的意愿与实际作法的关系。在他的样本中，1970 年曾表示自愿不育的人基本上是言行一致的；而 1970 年表示有生育意愿的人中却有 30% 没有生育，其中有 33% 的人从要孩子转变为不要孩子，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较高的收入以及较低的宗教信仰程度。

欧洲也有很多夫妇有意识地不要孩子。例如，在西德波恩的特奥和艾格纳斯·罗尔，夫妇双方都三十多岁，丈夫是市政府官员，妻子是秘书，他们表示：“我们不会要孩子。”罗尔是小康之家，他们自己有一幢小住宅，时常去加利福尼亚州或法国南部度假。有了孩子将会大大地改变他们的生活

方式。“我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说道，“我们喜欢自在。”不愿意有孩子，怕累赘，并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腐朽”现象。前苏联同样如此。许多年轻的俄罗斯人，作出了与罗尔一家同样的选择，明确表示不愿当父母。这个现象曾使前苏联当局十分不安，因为俄国其他少数民族的出生率至今仍然很高。

在欧美许多工业化国家里，不愿生孩子的现象正在蔓延。英国在 1978 年设立了“全英无后组织”（British Organization of Non-Parents）全面探讨这个问题，参加者以中产阶级居多，有的是夫妻，有的只是同居者。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对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人，提供生与不生的优缺点，以作为最后决定的参考。

日本是个传统文化力量较为强大的东方国家，它的生育率的下降表明这一趋势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日本家庭的孩子数在 1930 年平均为 4.7 人，1950 年为 3.7 人，1980 年已下降至 1.7 人。家庭人口数也大幅度减少，每户平均仅为 3.17 人。日本生育类型由高向低的转变说明一个问题：生育率类型的转变并不仅仅与文化传统有关，而且会大大受到现代化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人口生育类型随着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由高生育类型向低生育类型的转变这一现象，是跨文化的。

由于新的家庭模式在社会上流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城市研究中心以一篇题为《美国的家庭：1960—1990》的研究报告，预测了现代社会 13 种互不相同的家庭类型，其中“一对没有孩子的双职工”也已成为其“家庭新定义”的一种。可见“丁克家庭”（DINK）早就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二、一个本土的现象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改革开放，“丁克家庭”开始在我国大城市出现。“丁克家庭”在我国的发展具有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逐步扩大的趋势。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北京市 1984 年以来结婚的夫妇中，约有 20% 的夫妇原则不育，人数近 10 万；1986 年在广州有生育能力而不愿生育的夫妇达 3 万人，1989 年猛增到 10 万人。还有大量统计数字表明，“丁克家庭”在城市青年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京、津、沪、穗等大中城市估计有 60 万“丁克家庭”。虽然目前对于我国的“丁克家庭”还说不出准确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丁克家庭”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这让一个一向倡导“四世同堂”、“儿孙绕膝”的国度大大地吃了一惊——一个新人群体诞生了。

今天这种生活状态进一步演变成了一部分年轻夫妇长时间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最终的一种选择。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尤其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发展变化，“丁克家庭”的出现其实是一种必然。

尽管有很多“丁克”族在接受采访时一再表示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是个人的私事，与旁人无碍，但一种价值观念的形成必然有它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同样它也避免不了与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发生碰撞甚至遇到阻力，尤其在中国。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有人说，自从 40 亿年前地球上出现第一个生命至今，“繁衍”几乎就是生命中最美丽的形式，“丁克”简直不可思议。有人认为，人类没有天敌，肆意繁衍自然会成为灾难，但若终止生命的这一本义，一切

便会失去意义；亦有人认为，丁克现象的存在，标志着人的“自欺”心理已扩展到另一个终极领域——生，即人已开始“无视”繁衍失效这一巨大的生存恐惧。然而，“丁克”们却有更多的理由为自己的选择做出解释。“铁丁克”们说：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追求完美，不能兼济天下，退而独善其身，只有选择“丁克”。面对“繁衍”这一人类核心问题，“丁克”似乎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分归。但是，亦有“丁克”坚持认为：一个人来到地球上既为地球创造了财富，又为地球增加了负担。而地球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在其他方面为地球减轻负担，只有不要孩子了。这种理由似乎又让我们看到了“丁克”们具备的崇高责任的一面。更多的原因是他们以自己在社会中的切身体验认为：在中国这个人满为患的国度，孩子一降生就得迎头接住落在他头上的上学、就业、残酷的竞争等种种压力，这是一种不公平……

无论我们接受“丁克”与否，它确实在我们身边悄悄出现了，并在这两年有成为一部分都市年轻人时尚追慕的趋势。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丁克家庭”的出现与如下一些因素有关：

第一，社会环境的变革。改革开放 20 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人生目标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趋势，建立在注重个人发展和尊重个人选择基础上的生活方式为越来越多的城市人接受，这些成为“丁克家庭”的社会文化基础。

第二，家庭关系的变革。家庭社会学认为，在家庭中有两种相互关联的最为重要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在西方，夫妻关系最重要，而在中国，亲子关系最重

要。随着中国向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城市中年轻的夫妻越来越重视相互间的情感，这一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显然对“丁克家庭”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生育文化的变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作为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生育文化观念，影响了数代中国人的生育行为。随着改革开放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注重个人发展为理论基础的不育文化对我国年轻一代夫妇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理念上，他们开始认识到：生育和道义、责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生育并不是婚姻的必须和惟一的选择。

第四，妇女地位的变化，家庭地位的提高，使是否生育孩子不再成为衡量已婚妇女价值和家庭地位的惟一标准，新型的平等的夫妻关系逐渐成为年轻一代婚姻关系的主流，这成为“丁克家庭”的婚姻基础。

现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为“丁克家庭”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使其发展迅速，并带给我们全新的观念。悠悠岁月早已成为往事，混沌的代价谁也不愿意支付，“丁克家庭”——这个过去人们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到了现代人那里变得极其潇洒自然。从以生育为主的传统家庭，到以契约为主的现代家庭，家庭在婚姻这个坐标上开始偏向后者，虽说它并不能代表现代家庭的大多数，但它预示了某种东西：家庭中只有生育是否只剩下一个“金色的外壳”？家庭中除了生育是否还有更丰富的内容？“丁克家庭”作为一种本土的现象，标志着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选择。

三、一个前卫的话题

1999年12月12日，湖南卫视台在黄金时段“玫瑰之约”节目中，别出心裁地穿插了一个关于“丁克家庭”的讨论，题目即是：“一个前卫的话题”。他们特邀一对“丁克”夫妻上台接受采访，并现场调查各位嘉宾对这一现象的看法。这场很随意的即兴讨论，很能代表时下人们对“丁克”现象的不同观点，接受邀请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丈夫龙兵，妻子刘宏伟，30多岁的样子，健康、有文化，看上去令人很愉快。主持人请他们谈谈为什么选择“丁克”这种生活方式。这位妻子说，当初其实并不是刻意选择，不是先有理论再有行动。丈夫反对“丁克”，是妻子不想要孩子，怕麻烦。为了对付丈夫，才会“找”理论：第一，从宏观大道理上讲，国家提倡计划生育，不生孩子，减少人口基数，贡献是最实际的。第二，不要孩子减少了多少身边的麻烦事，她至今庆幸自己的选择，现代社会面临许多压力，有了孩子就要考虑孩子的教育、将来的工作、就业、婚姻，还有孩子的孩子……其实现在很多做父母的苦中作乐。第三，没有孩子，少一个第三者，二人世界单纯和谐。婚姻生活是一个艰巨漫长的工程，每个人应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位妻子很能讲，侃侃而谈。

主持人问这位丈夫：“你幸福吗？”

丈夫回答：“很幸福。但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怀孕生孩子。”这句调侃幽默又无奈的回答引起哄堂大笑。

主持人调查6对12位男女嘉宾是否会选择“丁克家庭”这种生活方式，结果有两位女嘉宾愿意选择“丁克”，余者

都希望婚后有自己的孩子，还有一位女嘉宾说，如果允许，她希望能有三四个孩子最好。于是台上开始了关于“丁克家庭”的讨论或者说是辩论——

3号男嘉宾说，他对“丁克”不理解也不赞成，高素质的人选择不生育不利于优化民族人口素质，新加坡政府鼓励高质量的人生育。怕麻烦更不是拒绝生孩子的理由，他亲眼看见身边做母亲的女人“乐在其中”。最后他说，人一辈子活着为了什么？为了体验，不生儿育女为人父母实在是遗憾。

妻子刘宏伟立即回答：人生有千百种的体验，少一种也无所谓。

丈夫龙兵则说：这是最重要的体验，儿孙绕膝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孩子是一种精神情感的寄托。

妻子说：未必只有儿孙绕膝才是最美好的体验，现代人没有孩子仍然有寄托，人生可做的事情太多了。

丈夫又表现出了他的幽默感，他求助般地望着男女嘉宾说：帮我说，赶快说！

1号男嘉宾立即助阵：小孩不但不是第三者，还是爱情的催化剂和粘合剂，两个人吵架会因孩子而消气。

妻子：是的，会有这种可能。

1号女嘉宾：两个人相爱，为什么不要爱情的结晶呢？想象这样一个情景，闲暇时光，一家三口漫步，前面小孩蹦蹦跳跳，不时回头张望自己相亲相爱的父母，那该是多么美好的天伦之乐……

（我相信正是她所描绘的这幅天伦之乐的图景深深打动了各位男嘉宾，最终赢得了最佳女嘉宾的桂冠。）

4号男嘉宾：怎么能没有孩子？我父母早急着抱孙子

呢。

4号女嘉宾：如果可能，有三四个孩子最好。

5号男嘉宾：孩子是婚姻的纽带，调和剂。就如同炒菜的调味品。没有孩子的婚姻不牢固，离散很轻易。

2号女嘉宾是愿意选择“丁克”生活方式者之一，她说，因孩子而吵架的夫妻比较多，很多人是因为孩子才没离婚，但孩子长大了立即离婚。

妻子刘宏伟说：“丁克”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最早发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首先是女性的选择，表现了女性的自身意识、自信意识的觉醒。有的女人生孩子是为了维系住男人，但是“孩子妈”不等于妻子。夫妻关系靠孩子来维系是很脆弱的。

丈夫龙兵说，有个孩子能叫我爸爸，我会很幸福。如果人们都选择“丁克”，我们的民族将不存在了，我说为了民族的存亡，也都要付出，只要一个嘛，但打动不了她。我曾是部队的政治工作者，自信很会做思想工作，但做不通她。

主持人问台上的嘉宾姑娘们，如果在要不要孩子的问题上与未来的丈夫意见不一致时，会怎么办？她们都说会为了家庭顺从对方。1号女嘉宾补充道，如果他坚持不要孩子，我也会迁就他，但终是一生的遗憾。

6号男嘉宾对那位丈夫既同情又羡慕。同情自然是因为他不能做爸爸，羡慕则因为他对爱情的执着，妻子还是第一位的。他说，现代社会是多元化社会，具有包容性，“丁克”也是多元社会的一种多元选择，也是为多元化做贡献吧。

辩论波及到台下。这时台下一位老人要求发表意见，他说，政策允许生一个为什么不生？如果不能生另当别论。另一位老人说，生孩子的事应顺其自然。

一位中年妇女讲，她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丈夫是个新闻工作者经常外出，自己在家带两个孩子很辛苦，她说，怎么没早知道“丁克”？满脸的遗憾。

最后妻子刘宏伟再次表述自己的观点，她说，选择个人的生活方式，是每个人的自由，男人和女人结婚不只是命运的结合，还是生命计划的结合。没有孩子，这种结合就简单而轻松。她非常感谢丈夫对自己的理解与尊重，“我的婚姻质量不错，但他有缺憾”，她说，“老了也许会后悔，但这是我现在的选择。他认为我不要孩子是个毛病，但还认为我是优秀的，这说明他与我结婚是为了我这个人。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追求幸福，方式是多元的，每个人应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场电视即兴讨论佐证了以下观点：

1. 对于生育行为，女性比男性持更谨慎态度，即女性更易于接受“丁克”这一生活方式。
2. 年轻人比老年人更能理解“丁克家庭”。
3. 对于“丁克家庭”，理解者大大多于行动者，即，可以理解，但并不选择。
4. 虽然青年一代中多数人仍然不会选择“丁克”生活方式，但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相比，更看重前者，婚姻关系中夫妻相爱是第一位的，而生孩子排在其后。

生育本身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程度，一种价值观。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不生育的文化”概念，指出有相当一部分人有意识的选择普遍称之为“不生育”的生活方式，将对未来家庭形式所发生的影响。美国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拉迈也认为，我们正在经历